



鲁迅文学院·百草园文集

# 留下， 留下

朱建平

◎著

 知识出版社

LUXIA LUBUXIA

本书以流畅、凝练的文笔，  
将作者的心灵感悟，  
对亲人的挚爱、对山水的眷恋，  
完完整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份真挚感情。

非外借



鲁迅文学院·百草园文集

# 留下， 留不下

朱建平

◎著



浙江出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LIXIA LIUBUXIA

本书以流畅、凝练的文笔，  
将作者的心灵感悟、  
对亲人的挚爱、对山水的眷恋，  
完完整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份真挚感情。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留下, 留不下/朱建平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7. 1

(鲁迅文学院百草园文集)

ISBN 978-7-5015-9373-6

I. ①留…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9582 号

# 留下, 留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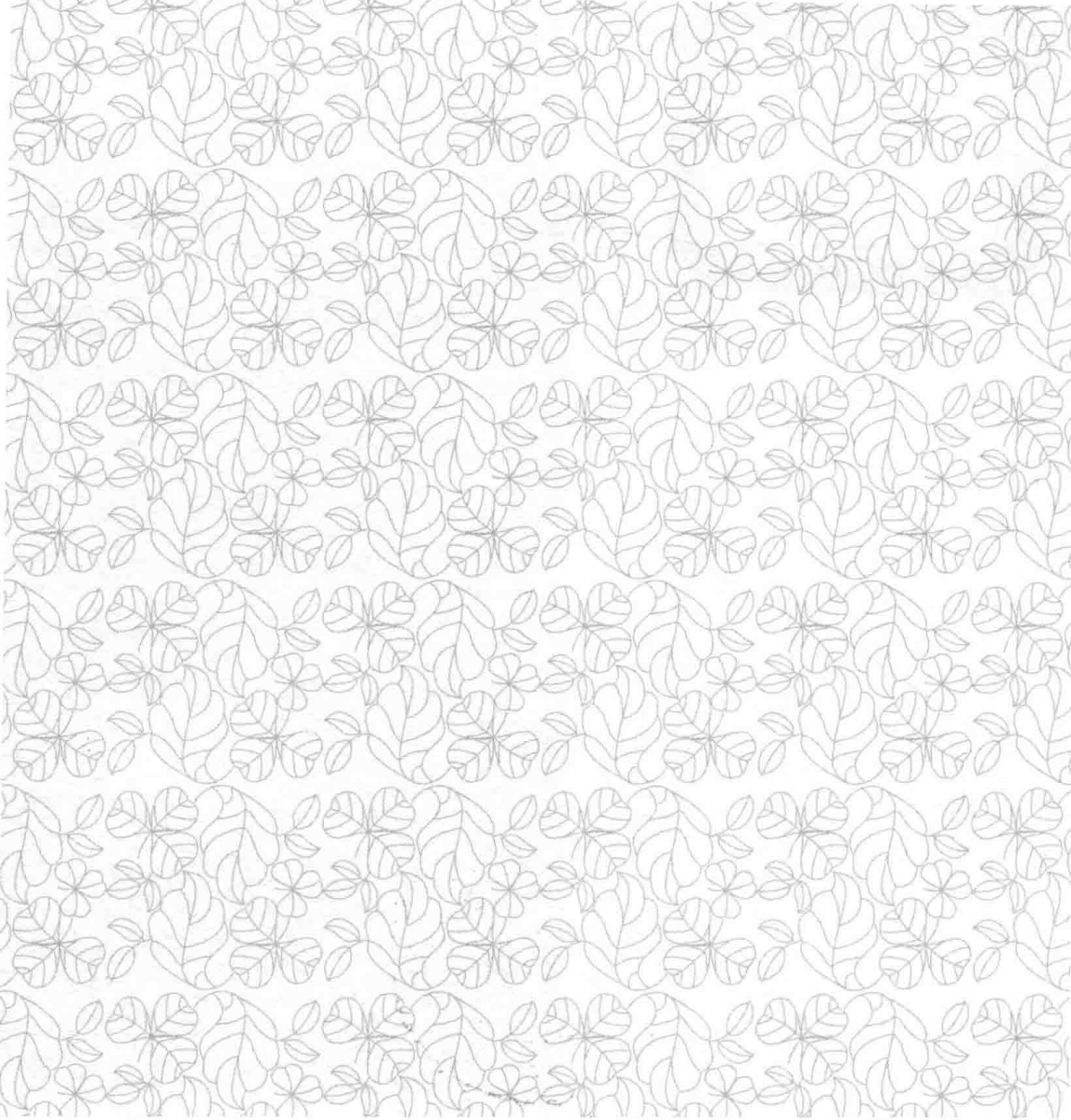
---

出版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易晓燕  
装帧设计 游志渲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59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5-9373-6

---

定 价 3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有一种力量，叫文学；  
有一种美好，叫回忆；  
有一种感动，叫青春；  
有一种生命，在鲁院！



## C 目录 Contents

慈父二十年祭.....	1
我的母亲.....	4
此时悲情悼三叔.....	8
小 叔 .....	11
纸蝶翻飞 .....	13
蹄 膀 .....	17
一碗馄饨 .....	19
从女儿向我道歉说起 .....	21
余 香 .....	24
愿做“佛门犬” .....	26
自在林禅寺的猫 .....	28
都不容易 .....	30
雨中孑行 .....	32
又见兰花吐香 .....	34
一句话的作用 .....	36
“心有所想”和“心有所系” .....	39
于无意中品味悠闲 .....	41
做人须大度 .....	43
我们都是孩子 .....	45
我该如何放下 .....	47
耍威风 .....	49

问问你能做什么 .....	51
冬日思绪 .....	53
文化的洗礼 .....	55
为约定而生活 .....	57
情醉开化 .....	60
无须汇报 .....	64
雪后初霁 .....	66
二〇一〇年的第一场雪 .....	68
奢华也有定性 .....	71
路，不止一条 .....	73
心生感恩 .....	76
感动，是无意中简单的问候 .....	79
钓鱼 .....	82
才华无须证明 .....	84
寒风中的领悟 .....	86
纵情山水游桂林 .....	88
春日问禅 .....	97
薛壁居 .....	100
行走在即将消逝的老街 .....	103
厦门，那些惊鸿一瞥的记忆 .....	105
西溪，且留下 .....	108
松阳随记 .....	110
深秋的十里荷塘 .....	114
浅水化不开浓墨 .....	116
江南游走第一镇 .....	121
风雨千年“宋六陵” .....	128
不逊始皇眺东海 .....	130
走过千年 .....	133
竹林·净地·茅屋·山脊 .....	136
诸葛山 .....	140

找回“原生态” .....	143
再爬鹅鼻山 .....	146
有一种完美叫残缺 .....	150
一个人的村子 .....	152
寻访云门寺 .....	155
雪后的雪窦岭 .....	158
西子三千 .....	160
探访天衣寺 .....	163
牵着红线的“月老” .....	166
行走山水间 .....	168
其实不想走 .....	171
那一块清静之地 .....	175
腊月的安昌古街 .....	177
绝壁上的野葡萄 .....	180
吼山行 .....	182
当民女于无意中救了赵构 .....	185
激情飞扬九龙湖 .....	188
香山教寺前的乌龟 .....	191
青山秀水徐凫岩 .....	193
走近“江南大寨” .....	196
“驴行”香山寺 .....	199
千年古道陶宴岭 .....	201
追逐湘湖 .....	204
漓渚散记 .....	208
纤山秀水南北湖 .....	212
留下，留不下 .....	215
姑苏行 .....	218
北上，北上 .....	223
用笔触摸世界 .....	229

## 慈父二十年祭

又是寒冬，又是一年。

农历的十二月十四日，是我父亲的忌日。二十年前，天寒地冻的这天，我永远失去了父爱。

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初涉人世的少年，那年我十六岁，刚上初中三年级。有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为穷人的孩子，却少年不识愁滋味。不但懵懂不谙世事，更不知道柴米油盐的贵重。所以当父亲进入弥留之际，母亲急匆匆请人叫我回家的时候，我依然嬉笑在同学中间。

祖上世居会稽山脉铜盘山一个叫后湾的半山腰上，开门见山，全家人靠种在几亩贫瘠土地上的玉米、番薯过日。父亲少年时，上过几年私塾，在他二十岁的时候，祖父为了给孩子找一条生存的路，带着干粮沿着会稽山脉寻找适宜生存的地方。经过数月的找寻，终于在离家近百里，也处在会稽山脉的源流岙找到了一块他们认为适宜生存的山地。于是，二十岁的父亲带着他十六岁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三叔，远离父母，在源流岙搭了个草棚，落地生根，开始了他们的创业。

父亲作为读过几年书的人，具有了不贫穷的思想。但在当时，凭着我和我三叔那两双还显稚嫩的肩膀，要想生存已是难事，何况想走出贫穷，真的是有点痴心妄想。于是，父亲在给三叔安排好一切后，离家到了余杭（俗称下三府），找到了已在余杭落脚的我的堂叔。然而命运多舛，父亲在没有搞清堂叔是做什么的情况下，就和他“混”



在了一起（对此，父亲一直没有告诉我他和我堂叔做了什么，他只用一个“混”字来概括），直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父亲有和我堂叔在余杭的一段经历，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被打成了反革命。这顶“反革命”的帽子，父亲一直戴到一九八二年的夏季。此时的父亲已经受苦多年，年近花甲。

我年少之时，很少能见到父亲，因为他被发配到远离源流岙的红卫大队干活。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父亲在红卫大队干活，而母亲在家所在地的东风大队干活？红卫大队和东风大队虽属同一个镇（当时叫公社），但两者相距十余里。因此父亲真的做到了早出晚归。为了挣那少得可怜的工分，父亲常常是早上担一担猪粪或人粪出门，晚上再担一担稻草或湿柴回来。回到了家真的是一动也不想再动。但不想动也得动，因为家中还有六个小孩六张嘴等着他和母亲归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渐渐做不了田间的重活，于是生产队就照顾他到了离家二十多里地的薛家山牧场干活。这样一来，名义上是照顾父亲，其实和发配差不多。整个牧场，只有父亲和一个年龄和他相仿、被人呼作小毛的光棍。两个大男人在牧场的工作一是养猪，二是管住生产队在薛家山上的柴山和毛竹山，防止有人偷偷砍伐，所以一年当中难得回家几趟。尽管如此，父亲每次回来，总要想方设法地为我们这帮孩子带好吃的，如野生的柿子、比板栗要小的柴栗（因为板栗、柿子是公家的，不能采摘）等野果。那时我最希望去的地方就是父亲所在的牧场，因为在那里父亲对我比在家里要好，而且满目青山竹园，可以任我玩耍。

父亲虽然年少离家，独立性强，但持家却不是个好手，幸亏有任劳任怨的母亲，所以我们姐弟六人终于被拉扯成人。父亲对我的几个姐姐管教是比较宽松的，对我则不一样了，相当严格，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女孩坏坏不到哪里，男孩坏就完蛋了。”虽然父亲对我严格，但他不像母亲，他实施的是思想教育，而我母亲实施的则是棍棒教育。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那时我大概七八岁的模样，少年贪玩，不知好歹，跟着一帮比我年长的伙伴去村头的溪里玩，因为我年龄小，再加上个子矮小，结果成了伙伴们的玩乐对象，被他们

按在水里，喝了不少水。晚上父亲回家，邻居将我被伙伴们戏弄的事向父亲说了（邻居不敢向我母亲说，因为被母亲知道，等着我的肯定是一场棍棒交加的狠打，所以他们就告诉了认为不会打我的父亲），结果，我当天晚上就被父亲打了个屁股发青。

父亲喜欢看书，所以他经常向别人借书，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变得喜欢看书。父亲从不反对我看书，因此在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已经看完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杨家将》《呼家将》《说岳全传》《三侠五义》等，等我上初中一年级，我早就看完了四大名著和许多的古典书籍，并向武侠小说发展。看多了书，我总是希望自己也能写点东西给别人看，但天资愚钝，始终无法如愿，直到现在，这是我始终非常遗憾的，我想父亲如果泉下有知，肯定会为我感到遗憾。

少时辛苦，老来多病。父亲不到60岁身体就很差了，基本上干不了重活。于是他就从牧场回到了家中，不干活了也就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工分。为解决家庭的生计问题，父亲东凑西借终于凑了点本钱，从事起了每天能挣五六毛钱的“扯白糖”生意。每天五六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那时却是一个大男人一天的劳动所得。等到农田承包到户后，父亲扯白糖的生意也做不动了，每天就在家看看书，照看一下我大姐的女儿。在父亲的一生中，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和城里人一样买一台电扇，但直到他故去，始终没有尝到电扇吹风的滋味。这始终是我心中的痛。

父亲离我而去时年仅64岁，按照现在的说法真的可以说是早逝。我是真正经历了人生三大悲事中的一大——少年丧父。所以我时常想，如果父亲能活到现在，哪怕再活十年，这不但是他的福气，同时也是我们儿女的福气，然而，这只是如果。父母的恩情往往只有在自己做父母的时候才能体会到。现在虽可喜的是老母尚在，但我却没有真正地尽到为人子的责任，每每想来，心中惭愧不已。

在父亲去世二十年的忌日里，我突然想到了要写些文字，以纪念一下生我养我的父亲。

## 我的母亲

和很多的同龄人一样，大年三十一过，母亲就迈入了七十岁的大门。

母亲一生是辛苦的一生，从出生到现在，她只过过一次生日，那是她五十岁的生日。当时我父亲还在，可能自感生命即将进入尽头，父亲决定在母亲五十岁的时候，一定要给她过一次生日，一次和同龄人一样像模像样的生日。生性节俭的母亲极力反对过生日。但父亲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给你过生日，有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你过生日，无论如何，你得听我的。于是，母亲才过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生日。事实也果然如此，到了年底，父亲就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了。从此以后，生日就成了母亲和我们做子女的不曾记得的日子。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才 15 岁，而那时的父亲已年近而立。母亲家里很苦，外公去世得早，外婆靠给大户人家做佣人的微薄收入，把母亲和她姐姐拉扯大。母亲每每说起这事，时常说当时的生活是吃一顿饿一顿的。外婆为了给女儿找条活路，同意了媒人的介绍，把尚不知道世事艰辛的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其实，对母亲来说，期盼着能过上早有菜粥、晚有番薯的美好日子，也是她幼小心灵的奢望。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一次运动中，父亲成了“反革命”，成了人民群众的专政对象，而且被专政改造，母亲的奢望成了真正的镜花水月。所幸的是父亲虽然被专政改造，但人身还是比较自由的，能时常回家，这才燃起了母亲的生活勇气。

当初的母亲为了生存，必须到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年幼瘦小的母亲，有着一股不服输、不求人的倔脾气。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拼着命地干。当时一个壮男劳力的工分是八到十分，而瘦小的母亲凭着一股犟劲挣到了六分，和当时生产队里那帮人高马大的壮年妇女挣到了一样的工分。正因为她这份犟劲，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出世不久就不幸夭折，为此母亲也大病一场，我奶奶甚至为母亲准备好了身后事所需要的一切，但我母亲又凭着一股犟劲回到了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始终沉溺在失女的痛苦之中，为了让母亲能振作起来，父亲领养了我的大姐，当时大姐五岁，虽然大姐已经有点懂事，但母亲也不怕大姐知道自己的身世，从不隐瞒大姐抱养的事实，不但大姐可以时常回亲生父母家，而且我们两家还成了时常走动的亲戚。

随着大姐的到来，母亲的生气渐渐恢复，两年后母亲怀上了我的二姐，随后，基本上每隔两年我就增加一个姐姐。母亲三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有五个女儿了。面对梯子档一样的孩子，母亲想了很久，决定再生一个。父亲曾经反对，当时的大队（村）领导也以不发放粮食威胁母亲，警告她不得再生。但母亲毫不妥协，于是就有了我来到这个美好世间的事实。生下我之后，母亲心愿已了了，所以不用大队的妇女主任做工作，自觉地到医院去做了节育手术。孩子多了，母亲身上的压力更大了。当时大队为了惩罚母亲，不但在母亲生病时让我家买不到一只鸭子，就连本该给的口粮也被扣除不少。时常是别人拿着箩筐能担回稻谷，而母亲只能灰溜溜地拿着一副空箩筐回到家中。

因为有了时时受人冷嘲热讽的经历，所以母亲心里时时憋着一股气，这股气不但用在生产队的农活上，还用在了对我们这帮小孩子上。因此我对母亲始终是这样说的：“别人说严父慈母，而我们正好相反，慈父严母。”对此，母亲并不否认，只是说：“如果我不是这样，你们这帮小孩能养大吗？”说实在的，母亲的这种不甘落人话柄的脾气，给我们姐弟六个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姐弟六个，从不淘气，很少被人告状上门，我的二姐唯一一次被人告状上门也是被人诬陷的。当时我二姐和一帮小伙伴在邻居的菜园子里玩，结果几个小孩

子看到菜园子里的豆荚已经成熟了，就偷偷地摘了许多，我二姐站在旁边看，没有动手。谁知，到了晚上邻居老太却找上门来，说有人看到我二姐在她家地里偷摘豆荚，要母亲把偷摘来的豆荚拿出来。我母亲一听大怒，马上叫来二姐拷问，尽管二姐被母亲打得嘴角鲜血直流，但她绝不承认。那邻居还不相信，没有办法的母亲为了表示惩罚二姐“偷窃”的行为，随手拿起手边的一把柴刀，将二姐的右手放在桌子旁的长凳上，准备用力砍下去。千钧一发之际，幸亏旁边一个人死死地抱住了母亲将她拖开，不然，到今天我二姐绝对是个没有右手的残疾人。事后，母亲和二姐抱头痛哭。这事对我和其他的几个姐姐影响很大，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去别人家的私有地里玩了。

我虽然是母亲用尊严和苦难换来的，但母亲从不宠我，因为她坚信父亲的那句“女孩坏坏不到哪里，男孩坏就完蛋了”的话，所以对我要求比对我的姐姐们更加严格，因此，我基本是伴着母亲的棍棒成长的。不过现在想来真的要感谢母亲对我的严加管教，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母亲的棍棒教育，我现在肯定和同村的几个同龄人一样，天天待在家里侍弄那几亩责任田。同样，因为有了母亲的棍棒教育，我过早地明白了持家的艰辛。因此，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着为家里做拔草、放鸭、看鹅的活了，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每天下午放学，我就拿着一把镰刀（柴刀太重，拿不动），到离家两里多地的山上去割一小捆柴，然后背回家。其实，能被镰刀所割断的都是当年刚抽出来的嫩枝，割起来轻松，背回来很重，晒干了很少。尽管如此，我一直坚持了一年多，直到母亲坚决不要我做这事为止。后来，为了能自己挣学费，我先是利用晚上放学到天黑这段有限的时间，拿个簸箕，到田里抓泥鳅，攒上几天，等到有个一斤半斤了，再拿到市场上去卖。这活虽然轻松，但钱太少，完全不够交学费，但不管怎么样，多少为家里减少了点付学费的负担。等到初中的时候，我跟着堂兄利用寒暑假给泥水匠做小工。一年两个假期下来，能挣上二十多块钱。

母亲的手脚有一到冬天就失去知觉的毛病，对此母亲用了很多的方法医治，但都毫无效果。一次，我从父亲拔来的草药中看到了两样

草药，好像我在山上时常见到的，于是，就暗暗地记在心里，趁放学和放假的时间，到山上去找，结果拔回来全部是杂草。

初中毕业后，我因为成绩差，没能考上高中，只收到了一所职业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专业也是我极不喜欢的养殖业。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对读书她认为无论什么学校，只要能读，都要读。因此我到当时位于上灶的一所职校里，读了两年的书。毕业后，找个工作很快成了我独立谋生的大事。经过多方努力，当时镇兽医站的许站长欣然接收了我，从此，我成了一名走家串户的农村兽医。尽管是兽医，但我也算是挣工资生活了。每个月四十五块钱的工资尽管不多，对母亲来说，也是极大的欣慰。

当时母亲的身体已每况愈下，我要她不要再到田地里去干活了，结果她说：“你只要一月挣一百二十块钱了，我就不做了。”结果三年后，我每月一百二十块钱的工资没有挣到，反而在许站长的支持下考上了大学，重新成了一名只会用钱不会挣钱的学生。为了给我挣学费，为了我能在大学里和别的同学一样生活，母亲节衣缩食，拼命干活。结果，在上山砍柴担柴时被沉重的柴担弄成了腰椎压缩性骨折，在床上躺了整整三个月。我那时就想，只要我工作了，我就不要让她干活了。谁知，等我三年大学读完，又碰上了娶妻购房的大事，想让母亲不再干活便成了一句空话，母亲依然忙碌着。

等到母亲和我住在一起的时候，是在她经历了又一次腰椎骨折之后，她的到来，我的本意是想让她休养，谁知，女儿刚刚出生，而且是相当地认人，只认母亲及我和妻子，请了几个保姆，全部被女儿的哭声吓怕，没奈何间，只能把抱孩子的事交给母亲。等到女儿长大上了一年级，年岁越高的母亲又开始担当起了接送孙女的责任，每天坐公交车早送晚接，碰上车里拥挤，她又舍不得花钱打的，只能再等下一班公交车，等回到家中，已是天色昏暗。

子欲养而亲不在，我最担心的就是这种事出现在母亲身上，因为对父亲，我已经弥补不上，对母亲我尽量地不去产生这个遗憾。

我其他无能，只能用文字来祝愿母亲——祝七十寿辰快乐！

## 此时悲情悼三叔

接到堂兄电话的时候，尽管我早有准备，可是依然被这个电话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悲伤，很快弥漫了我的全身，泪水，顺着脸颊直流而下。

我的三叔走了，早上刚走，在经历了八十四年的岁月后，离开这个世界去了另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

三叔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弟弟，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和我二十岁的父亲，背着祖母为他们准备的干粮和几个必需的农具，从王坛的铜盘山老屋沿会稽山脉北行，到现在的平水源流岙搭上草棚安家落户。

父亲读过几年书，所以落得个文不能致仕武不能干活，很多时候兄弟二人连自给自足都有点难度。但少年持家，却让三叔学会了很多三脚猫的功夫，如做篾匠，能编几只像模像样的篮子、竹筐；做石匠，能把棱角不清的石头敲打成棱角分明的基石；做泥水匠，能把家里主要的灶台给建好；还能杀猪宰羊。这些都是父亲所不能的。

父亲后来被在“下三府”（今余杭）谋出路的堂叔哄到了“下三府”，稀里糊涂地和堂叔混在了一起，等父亲猛然觉醒回到源流岙的时候，三叔已经撑起了属于自己的天地，成了家，兄弟两人开始了“各开门户各吃饭”。所以我就成了我们所有堂兄弟中最小的一个。

三叔虽然比父亲能干，但恪守“孝悌”传统。所以，自我懂事起，我就知道他和父亲从未有红脸吵架的时候。

父亲六十四岁那年早逝，尽管属于无疾而终，但因为没有准备，

很多身后事情都是措手不及。特别是坟地，更是重中之重。在这个时候，三叔把他早就看好了的屋旁的坟地让了出来，这让父亲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得到终身的栖身之地。从此，我再也没有为清明、冬至给父亲扫墓发愁过，因为三叔说，只要我活着，你父亲的坟地我会整理好的。事实也是如此，一到清明、冬至，父亲杂草丛生的坟头都会被三叔清理得干干净净。

少年辛劳，老来多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三叔不但耳背，而且开始行走不便，发展到后来别人和他说话需要把嘴巴附到他耳边，他行走需要拄着两个拐杖才行。几个堂兄成家后，都搬到了山外，想让三叔也一起到山外生活，但在山窝窝里生活惯了的三叔坚持不肯去山外，喜欢独自一人守着那几间泥墙旧房。所幸我的几个堂兄和堂姐孝顺有加，所以三叔的生活用品基本不缺。

我每次回家都会去山里看看三叔，给他买条烟，买点吃的，当然在看三叔的同时，我顺便也去看一下父亲。每次见到我，三叔都会捎几个积攒了好久的鸡蛋或者过年留着的桂圆给我做点心，每到春天，他还会专门给我留点他自己晒制的笋干菜。

三叔和父亲一样，都秉承了祖父、祖母热情好客的秉性，路人路过家门口，口渴了喝杯水那基本属于开门进去自己找杯子喝就是。三叔家周边是茶地，每到采茶季节，三叔的家就成了采茶工人的休息地。此时的三叔会烧好开水，供采茶的人喝，有时候还会烧好饭菜，请几位路远的收茶的人吃饭。因此，三叔的好客是有口皆碑的。

三叔很早就说自己会死，因此，我还没结婚的时候，他就催着我说，“你赶紧结婚吧，别让我等不到你娶妻。”等我结婚了，他又催着我早点要孩子，不管男孩女孩，都好。我女儿出生后，去看三叔的时候，我都会带上女儿，他也是看着小女喜爱有加。

上个月底我接到老母的电话，说三叔生病了，我赶紧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赶去看望。三叔已经听从我几个堂兄的意见，搬到了外面，见到我，三叔显得很是高兴，和我唠了几句家常后，就催我，“你要去上班的，赶紧去吧。”前几天，我又去看他，他对我说，“你回去吧，今天没事的，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因为明天我就不在了。”第二天



一早，我刚要打电话给堂兄，堂兄的电话来了，他说三叔没事，应该还能有几天。听了这话，我放心不少。只是没想到，今天我刚到单位不久，就接到了堂兄的电话，说三叔早上六点多的时候走了。

等我赶到老家，三叔已经头枕青砖躺在堂前的门板上了，神态安详，仿佛熟睡着。

一个下午，我坐在三叔身边没有走开，我要在三叔在世界扳着手指倒数的最后日子里，陪他一程。

逝者长已，生者长念。谨以此文悼念一下我刚刚逝去的三叔。